

頁曝聞談評考

徐一士評考

蘧園原著



庫文社四

種六第 部乙

考評談閒曝負

著原園蘧

考評士一徐

行發部版出社四

版初月二年三十二國民

負曝閒談評考

每冊實價五角

外埠附寄費

評考者

徐一士

發行人

張竹平

發行所

時事新報 大陸報 申時電報社 合組
四社出版部

印刷所

上海山東路二二四號
上海四川路十一號
四社出版部印刷所

門市部

時事新報館

經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

康

負曝閒談這部小說，開始出世在前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和南亭亭長李伯元（寶嘉）的文明小史，洪都百鍊生劉鐵雲（鶚）的老殘遊記，是小說界同時的出品。牠們都是在中國小說定期刊物的老前輩繡像小說裏發表的。文明小史由第一期登起，共六十回，印有單行本。老殘遊記，由第九期（癸卯）登起，登了十三回就打住了；後來經著者加以增補，成功了二十回的單行本。（一大縣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蟻分送饅頭。『在繡像小說本是第十三回，到了單行本，成爲第十四回了。這一回の後頭添了六回，却在第十回『驪龍雙珠光照琴瑟，犀牛角聲叶篴簫』的後頭添了『疫鼠傳殃成害馬，獼犬流災化毒龍』一回，算是第十一回；於是乎繡像小說本的第十一，十二，十三回，遞降做第十二，十三，十四回。除所增補之外，兩本之間，字句上也還有不同之處，這一層，現在看老殘遊記的人們，多知道了。胡適之博士的老殘遊記序，頗有相當的考證；但是這一個板本問題，

他却並未道及。）至於負曝閒談，則由第六期（癸卯）登起，共登三十回，以後沒有出單行本。時隔三十年，現在一般人知道這部書的很少了。

想當年，繡像小說纔發行，先慈就訂了一份，每期到了之後，先慈看過，便由我同吾兄蘇佛、凌霄及弟姪輩，大家輪流着看，也可以說搶着看；看完了，必要談說評論一陣，真是津津有味。近年偶一回想，覺得童年樂事，儼如昨日，而歲月如流，已三十年矣。當時我和凌霄對繡像小說中所登的各種小說作品，所最感興趣的，就是負曝閒談，其次纔算老殘遊記，如文明小史等等，更在其次了。到了如今，老殘遊記歷經名家品題，聲名大震，久而愈著。文明小史也還爲一般人所耳熟能詳，惟獨這部負曝閒談，除了前兩年我曾在北平京報上略爲說及之外，沒見有人談起，可算得顯晦有時。

這部小說，是一種描寫社會的諷刺小說，可以說是學儒林外史的，不過所描寫的方面不盡同。魯迅（周樹人）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民國十二年出版）裏，論儒林外史說：

『……既多據自所聞見，而筆又足以達之，故能燭幽索隱，物無遁形。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並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書無骨幹，僅驅使各種

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製；但如集諸碎錦，各爲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因亦娛心，使人刮目矣。」

負曝閒談的價值，這段考語，也大致可以加得上。和負曝閒談同時代的含有諷刺性的社會小說出品，學儒林外史的頗多。胡適之博士在他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作於民國十一年）論及牠們的關係，說得很透徹。

『南方的諷刺小說都是學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這部書在文人社會裏的魔力可真不小！一來呢，這是一種創體，可以作批評社會的一種絕好工具。二來呢，儒林外史用的語言是長江流域的官話，最普通，最適用。三來呢，儒林外史沒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連綴起來的，拆開來，每段自成一篇，門攏來，可長至無窮。這個體裁最容易學，又最方便。因此，這種一段一段沒有總結構的小說體，就成了近代諷刺小說的普通法式。』

他在這『南方的諷刺小說』一類，舉出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說『全書的體例與方法，最近儒林外史。』）文明小史（說『也是儒林外史式的諷刺小說。』）吳趼人（我佛山人）的二十

年目觀之怪現狀，（說『還是儒林外史的產兒，有許多故事還是勉強穿插進去的。』）是與儒林外史有香火因緣的。負曝閒談亦正當歸入這個圈子裏，因為沒有刊印單行本的關係，胡博士未曾留意，所以一字未曾提及。

這種把儒林外史和清末的所謂『南方諷刺小說』都算作諷刺小說併爲一談的辦法，魯迅不以爲然。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把『諷刺小說』這個大好頭銜，作爲儒林外史的專用品，書中清之諷刺小說一篇，專說儒林外史一部小說。而另外定出一個『譴責小說』的標目，來收容官場現形等等。他說：

『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闇昧，尙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排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敝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變更擴充，并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意浮露，筆

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則謂之譴責小說。其作者，則南亭亭長與我佛山人名最著。

清末之譴責小說一篇裏頭，他所舉的，除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之外，有老殘遊記和東亞病夫（曾孟樸）的孽海花兩種，同爲譴責小說的代表作品。（後兩種胡博士論『南方的諷刺小說』也都說及，不過沒有個別的和儒林外史並論。）至於魯迅開談，或許是因為沒有單行本，所以也和胡博士一樣沒有提及。

胡博士看了中國小說史略的說法之後，太爲贊成，在他的官場現形記序（作於民國十六年）裏說：

『……魯迅先生這樣推重儒林外史，故不願把近代的譴責小說同儒林外史並列，這種主張是我很贊同的。吳敬梓是個有學問，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夢想靠做小說吃飯，故他的小說是一部全神貫注的著作。他是個文學家，又受了顏習齋李剛主程綿莊一派的思想的影響，故他的諷刺能成爲有見解的社會批評，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諷世；他的見解高，能

「哀而不愠，微而婉。」近世做譴責小說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窮之中，借罵人爲餬口的方法，他們所譴責的，往往都是當時公認的罪惡，正不用什麼深刻的觀察與高超的見解，只要有淋漓的刻畫，過度的形容，便可博一般人的歡迎了。故近世的譴責小說的意境都不高，其中如劉鶚老殘遊記之揭清官之惡，真可算是絕無而僅有的特別見解了。」

他同情於魯迅之說，也把所謂『譴責小說』的弱點指摘一番，但一方面他對於這類小說的優點，在這篇文章裏說來也甚剴切：

「……當時中國屢敗之後，政制社會的積弊都暴露出來了，有心的人都漸漸肯拋棄向來誇太狂的態度，漸漸肯回頭來譴責中國本身的制度不良。政治腐敗，社會醜陋，故譴責小說雖有淺薄顯露，溢惡種種短處，然牠們確能表示當日社會的反省的態度，責己的態度，這種態度是社會改革的先聲。人必須自己承認有病，方才肯延醫服藥，故譴責小說暴揚一國的種種黑暗，種種腐敗，還不失爲國家將興，社會將改革的氣象，但中國人終是一個誇太狂的民族，反省的心理不久被誇太狂的心理趕跑了……在這一個「諱疾而忌醫」的時代，我們回頭看那班

敢於指斥中國社會的罪惡的譴責小說家真不能不脫下帽子來向他們表示十分敬意了。『魯迅所謂『命意在於匡世』也頗是這個意思，不過沒有適之發揮得酣暢罷了。魯迅在他那一篇的結尾說：

『其下者乃至醜詆私敵，等於謗書；又或有謾罵之志而無抒寫之才，則遂墮落而爲『黑幕小說』』

可見他雖不甚滿意於所謂『譴責小說』，而亦認爲究非那些夠不上『譴責小說』能

負曝閒談若照胡博士先前的說法，應該也列入『諷刺小說』那一類，裏若照魯迅的說法及胡博士的『中年定論』，這四個字是我隨便杜撰的，不大妥當，姑且用用罷，望老博士別挑剔。』那就可以擺在『譴責小說』裏頭。其實嚴格說起來，儒林外史中，何嘗沒有『譴責』、『過甚其辭』、『過度的形容』，牠也豈能盡免所謂『譴責小說』的幾部書，又何嘗全沒有『諷刺』的意味？所以這兩個領域之間，實在不是有什麼銅牆鐵壁，把牠們的界限隔的很嚴，而且正可以說是有息息相通的關係。所謂『譴責小說』，多數是學儒林外史，尤其是不能否認的事實。胡博士雖然有『

中年定論，』然而他先前的說法，仍然是站得住的。由是觀之，負曝閒談說牠是一種『譴責小說』可以，說牠是一種『諷刺小說』也可以，說牠是一種『諷刺而兼譴責的小說』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蘆園新著』是繡像小說所登負曝閒談上的四個字，究竟蘆園姓甚名誰呢？這個疑問，我還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曾記得當年有人說過，就是撰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的李伯元，不過這似乎是揣測之詞，沒有什麼佐證。就作風看來，不無相似的地方，但是技術上，負曝閒談比着小史和現形記有些地方要高明得不少。一如有人知道蘆園確實是誰，告訴我，十分感謝！比起老殘遊記來，牠們的體裁不大一樣，閒談的布局，不如遊記來的較為完整，也沒有什麼『絕無而僅有的特別見解』。不過像遊記裏令人討厭的方士派的迂談謬論和怪事，閒談裏也是沒有的。（譴責清官，誠然是劉鐵雲的拿手好戲，但是他的意見也有太偏執的地方。）

閒談工於描寫，筆墨極超脫，極靈活，趣味最為濃厚，除諷刺或譴責的意味來烘托或描寫社會的罪惡或醜態之外，寫景狀物，都有特長。生趣盎然，情韻不匱，有引人入勝的力量，實在是很值得

稱贊的。

牠的優點，我既略表；牠的劣點，我也須說出，以見我並非在這裏替牠胡亂宣傳。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之流的通病，負曝閒談也是有的，（所以有人說牠也是南亭亭長做的，）牠還有一樣毛病，就是有時好剽襲前人說部裏的材料；雖不甚多，終是疵累。總而論之，可以說牠「瑕瑜互見，瑕不掩瑜」，牠的壞處，不可掩飾牠的好處，尤其不容磨滅。我們如不求全責備，牠在清末小說界應有之相當的價值和地位，我們不能不承認呀。

吾友天廬自主編青光，屢次向我徵稿。我因為事冗而且多病，加之家裏又遭了一件極悲痛的事情，心緒惡劣，興致索然，以致久久未能踐諾，可是老惦記着這樁未了的心願。最近他又有信來說：青光打算登一種孤本的舊小說，叫我替他找上一種，並且要我做點說明和考證。這一次我實在不便再有推宕了，可是究竟拿什麼小說來貢獻好呢？想來想去，我便想到這一部黠黠三十年的負曝閒談，繡像小說久已絕版，牠所披露的小說，有若干種印了單行本，而這一種却是並未單行，去年一二八之役，商務印書館的藏書寶庫，付之一炬，在其本館裏是否還有這件東西整份的收存着，已是

問題。說到『孤本』二字，我所收藏的這一部負曝閒談，也可算得是『孤本』了，於是我便決定拿來加以標點，（書中偶有錯字，也順手校正。）試牠一試，我不敢吹什麼『發潛德之幽光』，庶不負作者一番苦心耳。

看了這部小說，三十年前的中國各種社會的情態，如同活動電影一般，一幕一幕地複演在我們面前。所寫的情形，有從前如此，而現在還是如此的；有從前如此而現在已經不如此的；也有從前如此現在形式上已經不如此，而精神上仍然是一線相承並非不如此，所謂『撫湯不撫藥』的，撫今鑒昔，足資反省，更屬意味無窮。其筆墨的好處，也很可供文學上的欣賞。

我不敢說有胡博士的『歷史癖』，『考據癖』，不過近年來也歡喜東塗西抹地做點小考證文字，對於負曝閒談的內容，也打算隨意考證考證，並且附帶着加點批評，冀爲閱者之一助，所以把蓮園的負曝閒談的原文，附上我的評考，總名之曰負曝閒談評考。

既然把這部書貢獻給青光，轉而向閱者諸君貢獻，寫一篇序文，作相當的介紹和說明，在我似乎是義不容辭的一件事情，不過我是個不會做什麼有系統的文章的，只好夾七夾八地亂寫一陣，

負曝閒談評考

原著者 遼國
評考者 一士

目次

序	
第一回	用直鎮當筵說嘴 元和學擲裏傷心……………一
第二回	沈金標無顏考月課 柳國斌得意打鹽梟……………一一
第三回	什長有才聲船獲利 老爺發怒隔壁擔心……………一九
第四回	裝模樣鄉紳擺酒 運財物知縣貪賊……………二七
第五回	兩角洋錢勤嗟輪舶 一封電報敗興勾欄……………三九
第六回	家室勃谿闊貫辦無端忍氣 園林消遣窮候補初次開心……………四七

第七回	恣遊覽終朝尋勝地	急打點連夜走京師	五三
第八回	崇效寺聊寄游蹤	同慶園快聆妙曲	六一
第九回	失鑽戒大人恨小利	誣冤桶賤價得名駒	七一
第十回	試驅驊天橋逞步	放鷹犬西山打圍	七九
第十一回	鄉秀才省闈觀光	老貢生寓樓談藝	七八
第十二回	講維新副貢失蒙館	作冶遊公子出學堂	九九
第十三回	講哲學妓院逞豪談	讀薦書寓齋會奇客	一〇九
第十四回	安壇第改裝論價值	蒼芳里碰和起競爭	一一九
第十五回	入棧房有心學鼠竊	辦書報創議起鴻規	一三一
第十六回	開書局志士巧賺人	得電報富翁歸視妾	一三九
第十七回	出鄉里用心尋逆子	入學校設計倡衰親	一四七
第十八回	仗義疏財解圍茶館	賞心樂事並譽名園	一五五

第十九回	化冤鏡巧中美人計	打急電反勸富翁疑	一六三
第二十回	學切口中途逢小竊	搭架子特地請名醫	一七一
第二十一回	掉畫船夕陽奏簫鼓	開綺筵明月照琴樽	一八七
第二十二回	祝萬壽藍頂耀榮華	借十金綠毛招禍患	一九五
第二十三回	斷烏龜難爲堂上吏	賠烏雀訛盡路旁人	二〇三
第二十四回	擺架子空添一夜忙	鬧標勁浪擲萬金產	二一三
第二十五回	演壽戲名角弄排場	報參案章京漏消息	二二一
第二十六回	落御河總督受驚惶	入禁省章京逞權力	二三一
第二十七回	紫禁試說軍機苦	白屋誑憐御史窮	二三九
第二十八回	急告幫窮員謀卒歲	濫擺闊敗子快遊春	二四九
第二十九回	坐華繩像姑獻狐媚	入賭局狎友聽雞鳴	一四九
第三十回	割靴腰置酒天祿堂	栽劬斗覆試保和殿	二六五

負曝閒談評考

原著者 遼園
評考者 一士

第一回

相直鎮常筵說嘴
元和學柳稟傷心

俗話說的好：『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單說這蘇州，自從吳王闔閭築了城池，直到如今，那些古跡，都班班可考，不要說甚麼唐宋元明了。却說蘇州城外，有一所地方，叫作角直，古時候叫作甫里，千家詩上『甫里先生烏角巾』，就是指牠而說。這角直姓陸的人居其大半，據他們自己說，一個個俱是陸龜蒙先生的後裔。明哲之後，代有達人，也有兩個發過榜，做過官的；也有兩個中過舉，進過學的。列公不信，只要到三高祠門口，看那報條貼得密密層層，有兩張新鮮的，有兩張被風吹雨打得舊的，都寫着貴祠裔係某某大人，某某老爺，某某相公，彎了指頭也算不了。春秋二祭，城裏撫台派了官下

角直鎮常筵說嘴 元和學柳稟傷心